

所有的美好，
都是恰逢其时

——感受词中刻骨铭心的柔软

孟斜阳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所有的美好，
都是恰逢其时

孟斜阳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所有的美好，都是恰逢其时 / 孟斜阳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113-3453-4

I. ①所… II. ①孟… III. ①词（文学）—文学欣赏
—中国—古代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6633号

所有的美好，都是恰逢其时

著 者：孟斜阳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孙琳茜

装帧设计：商昼眠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35mm×965mm 1/16 印张：19.5 字数：239千字

版 次：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453-4

定 价：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010) 82069015 传 真：(010) 82069000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那些年，

我们一起读过的美丽文字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汤显祖《牡丹亭》序

岁月如流沙，缓缓地在指间流淌。

有词为伴，这个秋天注定是温暖的。我静静坐在流年里，捻一炷心香，细细吟读一阙婉约词。心灵在这清婉文字间舒展，有如莲花座上的一次恬美的修行。

其实，词是会呼吸的、有灵性的生命。它以韵律为声，以意象为裳，以意境为魂，有着绝妙的美感。那些长长短短的句式，疏疏密密的韵脚，有着特别的音乐节奏感。它们仙音般的文字书写了中国人内心深处最美丽的风景，最温柔的情愫，最苍凉的感怀。古典的相思和

寂寞已经染透了那些美丽的象形文字，染透了漫长的时光，渗透到我们的骨血里。面对那些带着呼吸、心跳和体温的文字，面对那些弥漫的花香与飘舞的红袖，我感到词的真正意义是使我们从这些文字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重新发现生命曾经带给我们的美丽与欢乐。

在崭新的天空下，这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文字会像千年古莲子一样复活，沐浴新鲜的阳光和风，绽放出绚烂明丽的光彩。它们是飘荡在山川日月风物之外的性灵精魂；是超拔于大千世界、市井尘俗之上的清风雅韵；是纷呈世象、驳杂人心之内的一份澄明至纯；是功名俗累、生存重压之下的一份放纵不羁；是闪烁着人文精神的温暖烛光；是文化乡愁的清凉慰藉；是一份抵御孤独深寒的贴心温存。

读这些婉约词，也许应该在一个有月亮和微风的晚上，细斟一瓯清茶，边品啜边翻开手中的书卷。那穿堂入户的银色月光斜斜地照在书页上，那些美丽的文字便会在无边的月色里飘浮。一同在月色里飘浮的，还有那些荣衰兴亡的往事，那些悲欢离合的歌哭，那些爱恨情感的千转百回。古人称赞那些绝妙文字为“笔花四照”，意思是笔尖文采与才华的光芒灿烂如花，照彻四方。真是形象而贴切的比喻。然而词的真正魅力，不在于华美绚烂的辞藻和韵律，而在于百转千回、真挚动人的情感，在于深藏于文字中所充盈的饱满生命体验。我们能够不断从中寻觅鲜活的心境，捕捉生命中随之而来的崭新体验。古今的人性是一样的，心灵都会被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真情感动。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生命轮回的古老旅程中，其实有着太多相似的激情与欢笑、忧伤与泪水。唐诗宋词悄悄塑造了我们生命情感的基因符码。每一次吟读都仿佛是在重温生命中那一段曾经十分熟悉的内心律动，以及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好与婉丽。因为某些灵性文字的瞬间复活，我们的心会一下子像被子弹击中。岁月

时光的尘封霎时间被击成碎片，美与爱在灵魂中被深切地唤醒，在风中轻舞飞扬，尽显它本真的美丽妖娆。其实，无论时光怎样流转迁延，这些婉约词都一如那些精美的宋代官窑青瓷，保存着一份独立于时光之外的诗意，纯粹、隽永而恒定。

读词时，时光清浅，记起曾经年少的花叶繁荫，日影浮动，细碎得一地斑驳。旧时光里的月亮缺了又圆，淡了又浓。回首间，总有一段回忆会在梦想中搁浅，总有一段情感在午夜梦回时暗送馨香。那些爱会很短，短到一个擦肩，一次回眸；爱又会很长，长到青丝覆雪，天荒地老。今生，你若为水中的红莲，我便是那晚风中的红蜻蜓，轻轻停留在莲心低语。你若为蝴蝶，我则化作一双斑斓彩翼，跟随你一起翩跹天涯。

红尘摆渡，你就是那渡我的有缘人。生命的四季流转如长河，思念是一只小船，从那古老的文字河床间轻轻穿过，慢慢摇出彼岸一季的繁花似锦。

滚滚红尘里，我心安处便是最美的桃花源。微笑向暖，岁月就能静静地盛放成一朵莲花。

序

参考书目和文章

叶嘉莹先生《嘉陵词稿》

《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郭勇健著

序：
那些年，
我们一起读过的美丽文字

I

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
有人楼上愁

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头

香腮雪：

照花前后镜，
花面交相映

何所似：

一枝春雪冻梅花，
满身香雾簇朝霞

春日游：

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

脉脉莲心：

无端隔水抛莲子，
遥被人知半日羞

绿裙飘曳：

记得绿罗裙，
处处怜芳草

抵死缠绵：

须作一生拼，
尽君今日欢

目录

九 西风秋意：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

十 梦幻哀愁：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十一 少女风情：

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十二 纯白少年：

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十三 人生长恨：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十四 天荒地老：

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十五 闲情二种：

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十六 心事茫茫：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III

十七 白衣卿相：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十八 梦影星尘：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十九 天外飞仙：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二十 悲莫悲兮：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二十一 愁思渺渺：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二十二 横塘偶遇：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二十三 温馨春梦：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

二十四 暗香盈袖：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二十五 初恋迷情：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

二十六 情殇赤阑：

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二十七 生死绝恋：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悒鲛绡透

二十八 谁是知音：

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二十九 情花有毒：

问世间，情是何物，只教生死相许？

三十 风雨悲欢：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
有人楼上愁。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李白《菩萨蛮·闺情》

读这首词时，正是深秋黄昏时分。

一个人在家中独处，不知不觉就感到天色昏暗下来，窗外一切景物都变得暧昧不清。于是，泡了一壶龙井，拧开书桌上晕黄的灯光，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斜躺在沙发上。

灯光暖黄，棉白的纸页上带着黄晕的柔和与质感。空气里飘着一丝淡淡的书页味和茶香的味道，安静而舒适。翻开书时，第一页映入

眼帘的便是李白这首被称作“百代词曲之祖”的《菩萨蛮》。

这曾经很是熟悉的一首词，每一个字都稔熟得像是自己掌心的纹路，此时再轻轻地读了一遍。看到“伤心碧”三个字时，心头竟不觉平添了几分雾霭般的惆怅之感。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这两句，像细细的针尖，让内心某个柔软的角落感到了一阵纤微刺痛。目光定定地看住这十个字，眼前恍然有远方的雾霭飘来，雾中有影影绰绰的楼影，有迷离闪烁的灯光，有被风吹得飘忽蓬乱的长发和衣带，有那让人不忍多看的忧伤目光。

前面的“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像一幅缓缓推进的、开阔苍茫的电影画面，让这句“有人楼上愁”显得不那么空泛。这一句落到实处后却格外令人伤感：从平林寒山的风景到了高楼之上，于是画面中出现了她，一个天地间寂寞无助的孤弱女子。

一个“入”字，使“暝色”成为一个闯入视线，也闯入人心的不速之客。它淹没了远处的山林树梢，渐渐飘进了高楼。最后，冉冉而入的暝色一点点靠近了高楼上的那个人，将她融入景中。于是，一切都被包裹在谜一样的暮色中。

也许，这个高楼上的女子内心喜欢在这样的暮色时分，在玉阶上久久凝眸站立，静静看天边晚霞一点点消失，看暮色自天际升起、弥漫……忽然，那一抹“伤心碧”倏然隐现在她的眸子里，让我瞬间洞见了她内心深处的伤痛。

那暝色中的寒意何止在山林，也在人心之中。

没想到，那位飘逸豪放的李白竟能写出这样深婉动人的句子来。

事实上，让古典诗词感动现代人有时并不那么复杂。只需一时机缘的契合，因为一句诗词或某一个意象、一个场景画面，打动了人心或牵动了某种思绪。于是，你就能迅速进入诗词中的境界。这颇像禅

家所谓的“顿悟”。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这一句就是如此。弥望中的碧色寒山，烟霭如织，漠漠平林沉浸在无边之愁的暝色之中，望不穿、剪不断。那纷纷漠漠的寒烟阻绝了视线，也阻绝了人心的期盼。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仿佛是词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明朗开阔的天地开始变得暧昧不明和柔软，愁思正像薄暮的烟霭那样侵入心头，愈来愈浓郁，愈来愈沉重，终于像昏黑夜幕似的压得人难以喘息。眼中景物无处不浸透“归愁”的灰凉色彩。

暝色中，她是否为了眺望到更远的地方而更上层楼呢？到了高楼之上，陪伴她的仍然只有漠漠平林、伤心寒山。更高的楼，更远的眺望，只能更增心中的伤感与悲凉。不，不能再望远了。漫无边际的寂静和灰黑更让人觉得暗夜无边，丛林和远山已经一片模糊、虚无。这暝色，是流水般逝去的时光，是淹没她的青春、爱情与希望的洪荒。

这时，天边传来暮鸟归来的叫声。她痴痴地、茫然地望着暮色中的点点鸟影，看着那一群群鸟儿急匆匆地向树林的巢中飞去。离巢的鸟儿已经归来了，哪里才是你回来的路啊？

一路上，不知有多少长亭、短亭横隔在迢递路程中间。她心中的离愁也像那长亭连着短亭、短亭接着长亭的漫漫归途一样，连绵不绝，没有尽头。

也许，她十分希望在视线里不久就出现一个熟悉而亲切的身影，还有那阳光般温暖的笑容。也许，失望的她会慢慢走进空空的深闺，关上门窗，然后低头擦去脸上的泪。

然后，浓重的夜色与那噬心的寂寞一起，像潮水般瞬间将她吞没……

重温那些记忆里模糊了的篇章和语句，总有一种绵长的念想和回味。

这首词的字字句句传达出一种暮霭般的愁绪：令人伤心的寒山，

漫入高楼的暝色，疾飞归家的宿鸟，迎来送往的驿亭。能够感受到李白的那一双敏感于时令季节流转的诗人之眼，感觉得到字字句句背后那发自内心的激情脉动，那无声的呼喊与冲动。

词中这种惆怅哀怨而又绵长的期待，让我想起了“心怯空房不忍归”的寂寞心情，想起了《古诗十九首》的最后一首：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衣裳。

这仿佛正是那“有人楼上愁”的最好注解。还让我想起曾经读过的舒婷一首名为《思念》的朦胧诗：

一幅色彩缤纷但缺乏线条的挂图，
一题清纯然而无解的代数，
一具独弦琴，拨动檐雨的念珠，
一双达不到彼岸的桨橹。

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
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
也许藏有一个重洋，
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

呵，在心的远景里，
在灵魂的深处。

这种深长的意韵读之令人销魂，其情其景恰如这首词的意蕴。谁是前世的眷恋？谁又是今生的劫数？永远到底有多远？谁又是谁的唯一？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少年子弟江湖老，他还在关山云水间跋涉，在茫茫世路上奔波，身心疲累。而她的黑发红颜，明眸皓齿，却在高楼上、暝色里渐次凋零。

她站在高楼上孤独地远望，他的身影站在梦境里微笑。时光之灯的深处，能看见彼此笑容里的甜蜜与怅惘，瞳孔中有惊讶的微光闪烁。

“茫茫人海中，必有一人能与我相濡以沫、举案齐眉……那样一个人在哪里呢？”

那样一个让你此生此世牵挂的人，那样一个令人魂牵梦萦的身影，到底在哪里？那样熟悉而亲切的笑容在哪里？那样一声温暖得令人落泪的温存问候，到底在哪里？

也许，她曾经在那高楼上倚栏而望，屡屡为那远方来人“嘚嘚”作响的马蹄声而怦然心动，待走近时才惊觉原来是个美丽的错误。梦里，她多少次感觉到似曾相识的亲切气息，还曾轻抚他那热烈而美好的眉宇和笑容。仿佛她依旧是那年的甜美少女，他依然是那一脸清俊笑容的少年。那时，她似是站在时光背后无声凝望，似乎这时间从未曾流逝。一梦醒来却只见枕边床头清冷的月光。

人生就是一个不停奔波的过程。山长水阔，迢递绵延，不知道何日是了时，更不知道何处是归宿。在人生道路上，谁人不是“此身如传舍”的匆匆过客呢？又有谁人不在苦苦寻求着肉身归栖之所、灵魂皈依之所？读着这样的句子，似乎能够听到那旅人发出的一声疲惫不堪的灵魂叹息。时光正以不可挽回之势奔去了远方，指间细沙流过，只有柔软的触觉仿佛还在昨天。这感觉便是沉痛逝去的青春岁月。这时，便会有一种仿佛注定了的命运悲情氤氲飘起，驱之不散，久久地萦绕在心头。

想着这些，也许天色已完全变暗，暮色沉甸甸的。风吹动窗户发出微响，窗台下秋虫唧唧哀鸣。深秋夜凉如水。床帏后的女子却注定此夜辗转难眠。是的，心的漂泊比身的漂泊更令人难以忍受。也许她每每看到夜色中鹅黄的暖暖灯光，看到别人家成双成对、相伴相随的身影，对爱的向往，对那远行人的思念便会油然而生。

是的，想有一个温暖的家，这种温暖来自身与心的归宿感。有一个疼她爱她的人，彼此可以走进对方的心灵深处，身心融合才是最幸福的。

读着这首词，我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一段话：“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浮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缘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哦，是的，是张爱玲。她在上海滩的林立高楼上，看到了一幅黄昏落日里的苍凉景象。那民国年间的乱世晚烟里，有人楼上愁。

我很喜欢张爱玲这样慧心善悟的女子。她的存在，让生命仿佛多了些空间和维度，容纳了更多的情感与智慧。她的文字清淡，读来像观隔岸的渔火，又像侧耳窗外飘过的箫声，像讲究的黑白照片。“红雨隔窗相望冷”，文字背后的张爱玲，二十岁就透出了中年式的冷峻；到了中年，已有暮年的凉意；读她的文，看她的照片，皆是如此。

假若让她来读这一句“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不知又要发出何等高妙玲珑的议论。

也许她要说，她看出的是两个字：等待。

就像当年二十多岁的青春张爱玲已经穿戴整齐、打扮停当，光彩